

芳 霏 著

旧梦如烟

M O Q L X L

MENGDUANQINGLIAN

XILIE

CONGSHU

BAIHUAWENYICHUBANSHE

FANGFEIZHU

梦断情  链系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旧梦如烟

芳 菲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梦如烟/芳霏著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4

ISBN 7-5306-2850-x

I.旧… II.芳…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17169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e-mail:bhpubl@publicl.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津西新兴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7.875 插页 2 字数 170千字

2000年5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定价:12.80元

内 容 提 要

少女的爱是最纯真的；

少女的初恋是最难忘的。

怀着一段未了的情缘，温雅筠将一首《昨夜梦》整整唱了十年，而郑楠也同样整整暗恋了她十年。

终于，她被他的真诚与执著打动，决定要接受他的情感，可就在这个时候，她十年前的初恋情人突然出现，由此便引出一个惊心动魄，迭宕起伏，扣人心弦，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

而当这一切过后，历尽了种种情感折磨与坎坷的温雅筠，更加深沉和成熟地独自生活在她无比热爱的这个世界上，只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才会偶尔静下来，像咀嚼有着太多回味的橄榄般，重温起她曾拥有过的那个恩怨交加，情仇并存，而又有爱有恨的如烟旧梦……



梦断情链系列丛书

惊 梦

旧 梦 如 烟

秋 梦 无 痕

殉 梦

送走了所有的客人，屋里便重又被寂静充满了。温雅筠倦慵地舒展了一下疲惫的身躯，目光懒散地扫视着杯盘狼藉的客厅，不由暗暗发怵地叹了一口气。

“也许，我该雇个保姆来帮我做这些琐事的。”她想，“可是，算啦！”她又立刻打消了这主意，“好在我并不天天都会接待这么多客人的，还是不要让什么不相干的人进入我的生活吧。”

她静静地站了一会儿，仍感到有些头晕，她知道这是被热情的朋友们灌了太多杯酒的缘故。虽然她从来都没什么酒量的，可大家为了她的成功，那样热心地抢着来敬酒，她怎能不舍命陪君子呢？

她关掉了屋顶悬挂的莲花吊灯，只留一盏光线柔和的壁灯在房间的一角幽幽亮着。置身于这样一种静谧而幽暗的氛围里，她的心才感到安然，整个人也沉浸在一片带些神秘和陶醉的回忆与向往里。

她燃起了一支香烟。她算不上会抽烟的，也并不喜欢在那迷醉中寻找安慰或借它来消遣。她只是带着份孩子的天真和惊奇，有些着迷地看着那烟雾在眼前袅袅升腾，心里便生出一

缕如轻烟般的飘逸与悠闲。

这时候，一阵门铃声打破了屋里的寂静，那铃声断断续续，期期艾艾的，响得迟疑但又固执。

“已经这么晚了，会是谁呢？”

她将烟按熄在烟缸里，直到那最后一丝烟雾在眼前消失得踪迹全无，这才懒懒地站起身，走到门口。

“请问，哪一位？”她朝外喊。

“是我，雅筠。我是郑楠啊。”

“哦，请等一下。”她打开门，充满疑惑地望着他。“你怎么又回来了？忘了什么东西在我这里吗？”

“不，没有。我只是想……”他有些尴尬地冲她笑笑，“我可以进去说吗？”

“哦，当然。”雅筠忙闪开身，做个邀请的手势，“请——请吧。”

“谢谢，谢谢。”

郑楠连连点头致意着，那种格外恭顺，又带点诚惶诚恐的样子，使雅筠看了不禁为之深感诧异。

走进客厅，雅筠打开吊灯，冲郑楠抱歉地笑笑。

“真对不起，这里太乱了，我还没来得及收拾。你坐啊，我马上把它们先堆到厨房里去。”

“不，雅筠，你别动，我就是为这个来的。”郑楠一边说，一边捋胳膊挽袖子，“我刚才走在半路上突然想起来，我们大家吃完、喝完，一抬腿都走了，把你这里搞得乱糟糟的，岂不要你收拾到半夜吗？所以，我就，我就……”

他说着话，多着两手就去抓散乱在桌上的碗碟，一时间，那些精美的磁器在他手上叮当乱碰，响成一片。

“哦，好啦好啦！”雅筠慌得连忙去拉他，“请你高抬贵手，饶过它们吧。”她连笑带嚷地打趣他道，“你实在帮得一个好心，让你这样收拾过后，我连洗涮它们的事都可以免掉了。因为它们一旦变成破碗碴子碎磁片，也只好直接倒进垃圾箱啦。”

郑楠也听得笑起来。

“你就这样瞧不起我，认准我连这点事都做不好吗？”他很不服气地叫道，“你松开手，今天我非露一手给你看看不可！”

“好，我相信你的能力还不行吗？”雅筠慢慢收敛脸上的笑容，目光专注地盯住他看。“郑楠，到底你为什么又返回来？总不见得确实是为了帮我来洗碟子或者砸碟子吧？”

郑楠讪讪地笑笑，有点难为情。

“雅筠，你真不愧是做记者的，眼光总是这么锐利。可是，你该记得我一直都是你的上司和最忠诚的朋友，有时候也需要给我留点情面，是不是？”

雅筠微笑了一下。

“对不起，我有时跟朋友讲话，确实不大注意修辞和方式，请你多多谅解。我刚才的态度是有些失礼了。”

“唉！”郑楠深深叹了口气，“哪里是你失礼，实在是我这个心怀叵测，深夜而来的人做得太失礼了。而且我还这么不坦诚，当面对你撒一个玻璃质的谎，怎能不让你心生疑忌，顾虑重重呢？”

“这么说，你今天来真是有什么其它目的了？”雅筠顿时警觉和戒备起来。

“能有什么目的呢？无非是想和你好好谈一谈而已。可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我却还得找个借口做铺垫才敢来敲

你的门,否则,我真没有勇气直闯进来哪。”

郑楠轻轻摇了摇头,那一脸的无奈与惶惶,使雅筠心里顿生侧隐之情,但是,她一直保持着——一个严格的生活习惯,那就是在不需要工作的夜里,她不许任何人扰乱她独处的平静,更不让任何人闯进她的内心世界。她就像郑楠在刚认识她时所说的,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她可以发光发热,把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吸引到她身边,感受到她的温馨和真诚;她同时又是一块冷硬无情的坚冰,从不妥协地拒人于千里之外,任谁也别想哪怕靠近她一步。

“好了,总编辑先生,”她又挂一脸冰霜,冷然说道,“如果你要和我谈工作上的事情,请明天在办公室讲!如果不是的话……就请免开尊口。”

“哦哦,雅筠!”郑楠很悲哀地摇头叹道:“听你这口气,看你这态度,我真不敢相信你竟会是我的下属。我这个总编辑也当得太窝囊了点,不光在部下面前低声下气,看样子如果不识相点赶快开溜的话,马上还会被你大小姐扫地出门的吧?可是,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冷漠无情呢?难道我们作为共事整整十年的朋友,除了以上下级的关系谈些工作之外,就不可以谈点别的什么了吗?”

雅筠微微侧着头,垂下了眼帘。

“对不起,郑楠。我这个人……非常乖僻的。我知道你一向很容忍我,也很迁就我,从没有对我摆过上司的架子。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像一对很亲近的兄妹,我也愿意永远都把你当做一个亲爱的兄长和朋友,这——难道还不够吗?”

“你让我说什么好,雅筠?你还能让我对你说些什么?”郑楠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变得有些激动和急躁起来。“现在,

我要郑重地告诉你两句话：第一，我们不是兄妹；第二，我永远也不想让你只做我亲爱的小妹妹。我相信，像你这样一个冰雪聪明的女孩，不会迟钝到一点猜不透我的内心想法，更不会看不出我对你的一腔深情吧？”

“哦——郑楠……”

雅筠低低的惊呼一声，整个人都怔住了。

“别这样吃惊地瞪着我，雅筠。别对我说我这是在异想天开！你明明知道的，从你进报社的第一天开始，我对你的欣赏就远远超出了上司对下属的距离！甚至连报社里几乎所有的同仁，都看出了这一点，大家全在等待这事的結果。所以，尽管你我身边都不乏追求的异性，但绝对都是这个圈子以外的人。可你就这样若即若离地让我等了十年——整整十年了呀，还是这样一副莫测高深，不冷不热的态度。我请问你，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又有哪个十年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难道我们的一生，就这样永远等下去，互相在漫长的等待和自我煎熬中虚度过去么……”

“唉，郑楠，郑楠，郑楠……”雅筠一声声叫着他，痛楚地低语，“你怎么这么傻？怎么这样痴？虽然我早知道大家的想法，也早看出你的心思，但你从没有向我表示过这个意思，你让我怎样明确对你说出我一直深埋在心底的话？我怎么会……”

“噢，雅筠！”郑楠激动而狂喜地大叫，“你果然完全理解我，你一直在等我向你开口来说？是吗？啊，雅筠！你骂得对，我真的好傻，好痴，好蠢，好笨！我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大笨蛋，大白痴，大蠢货！既然我一心一意地爱着一个女孩，却这么久都不敢向她表明心迹，居然如此愚蠢地要等她有所表示时再对她倾吐我的感情。我……哈！我真是，真是……”

“不！郑楠。”雅筠冲他喊。

“怎么？不是吗？”郑楠只管又喜又愧地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我真该死，雅筠。刚刚我还怪你耽误了我们十年青春，可实际上，我才是造成了这种后果的罪魁祸首呀！”

“不是的。”雅筠又无奈又烦恼地喊，“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真不是的！”

“我知道，我明白。”郑楠颇受感动地连连点着头，“你是一片好心，不忍责备我，但我自己不能原谅我自己。真的，雅筠，我很感激你今天对我说了心里话。我也很感激老天爷给了我这个机会和勇气。说起来，其实还是应该感激你，如果不是你的作品获得了今天新闻界的最高奖，便不会有今天的聚会；没有这聚会，我也就不会再次闯进来吐露我的肺腑之言；所以，我想……”

“你先别想了，听我说几句好不好？”

雅筠有点忍无可忍地推了他一把。

“不，雅筠，你让我说。”郑楠顺势握住她的手，握得紧紧的，“我觉得，虽然我们直到今天才刚刚互诉衷肠，但你我之间彼此心里已经默默相爱了十年之久。我们实在不需要再慢条斯理地谈情说爱了，是不是？我们的感情已经达到瓜熟蒂落的程度了，是不是？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尽快地举行婚礼，尽快地开始我们的……”

“郑楠！”雅筠突然大喝一声，打断了他滔滔不绝的自说自话。

眼看着他完全误会了自己的意思，又丝毫不容她分辨半句，只顾一厢情愿地往下编织着他的美梦，雅筠真是又气他，又怜悯他，又觉得有点对不起他，又有些恨自己不得不出些

很无情而残忍的话。在这种复杂情感的折磨之下，不由得羞愧得脸也红起来了。

“郑楠，请你听我说几句话，好么？”

她冲着被她一声大吼弄得有点发懵的郑楠抱愧地笑笑，又把仍被他使劲握住的手悄悄抽出来。

“好，你说吧，我已经说得太多了。”郑楠温驯而幸福地微笑着，忽然又失声笑道：“你瞧，我们两个人居然就一直这么站着说话，累不累呀？唉——”他故意装模作样地叹口气，“雅筠啊，你可真不是个合格的女主人。那么，只好由我来请你坐下了？”——那口气就仿佛他已经是这里的男主人了似的。

“好吧。”雅筠坐下来，很虚心地接受着他的批评。“你说得很对，郑楠。我这个人从来都不适合做一个家庭里的女主人的。所以从我踏上人生旅途的那一天起，我就决定了要独自走完今后所有的道路，决不做任何人的拖累。”

“所以，你才一直对我表现得冷若冰霜，以致使我这么长时间以来，在你面前永远不敢直抒心臆。但是，从现在开始，你将要改变主意和对生活的态度了，对吗？”

郑楠一边说，脸上还径自含满笑意。

“不，不是的……”雅筠的声音已经低得无可再低，“我没有。而且……也不能，接受你的感情……”

“你说什么？”

郑楠睁大眼睛向雅筠探头望过来。他坚信不是自己听错了，就是雅筠糊里糊涂地说错了话。

“我说——”雅筠抬一抬头，又躲避地将脸偏过一点，嘴唇艰难地蠕动着，带些嘶哑而又非常清晰地一字一句地缓缓开口道：“我很抱歉，不能接受你的一片深情。请你，赶快忘掉我，



另择佳偶吧。”

“你……你在胡说些什么！”郑楠又纳闷，又不解，又有点气急败坏的，脸色也变得惨白了。“刚才你还在怪我没有早些向你表达这份恋情，使你也无法对我说出你心底的话。怎么这一眨眼工夫，你又让我……哦，我明白了，你是说的气话吧？你嫌我拖的太久了，是吗？你为了我的怯懦在怨恨我，是吗？可这也不能全怪我呀？难道作为一个女孩子，你就不可以……”

“哎呀，郑楠！”雅筠又急又烦地打断他，“你根本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之所以一直在暗暗盼着你早些对我表示好感，是因为只要你说出来后，我才可以拒绝你，好让你死心，再去找另外的女孩子。可你这么多年来只把这份感情埋在心底，虽然我完全理解，但又怎能把我内心的想法告诉你呢？如果我无缘无故的去对你说，我不能接受你的感情，万一你并无此意的话，那我不是太自作多情，太自以为是，也会自讨无趣，自取其辱的吗？”

“原来是……这么回事？”

郑楠这回真傻了，真懵了，真不知所措了。

多年来，他心里一直有种预感，觉得自己一旦把对雅筠的感情和盘托出，就会将它彻底断送，从此再无那份神秘而神圣的憧憬，幻想，寄托和希望了。怀着这样的顾虑与隐忧，他宁肯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独自去品味那可能会毫无结果的爱的甜蜜和苦涩，小心谨慎地在自己与雅筠之间培植着那株感情的幼苗。这幼苗的确太脆弱，太娇嫩了，他总怕自己会伤到它，会碰折它。所以一直一心一意地呵护着它，保佑着它，祈望它能如自己所期待的那样茁壮成长起来，直到有一天它会成熟、长大，结出美丽的花朵和果实。可是现在……他整整痴心爱恋了



十年的女孩，竟会如此无情而狠心地做了刽子手，将这株幼苗连根斩断了，那根下连着的是他的心，那枝干上流下的是他的血呀……

“呵——”

他轻轻呼出一口气。

“呵——”

他又呼出一口气。

“哦，上帝！上帝！上帝……”

他不住地仰天哀叫着，眼里的泪水一滴滴流下来，流下来……

“请不要，郑楠，”雅筠焦灼地，痛心地凑近他，“请你不要这样难过，好不好？其实我只是个太平凡，太一般，又太不知好歹的女……人，是的，我已经三十二岁，早就不能算作是一个女孩子了。而像我这样又老、又不漂亮、又任性、又脾气古怪的女人，哪里值得你如此留恋，又怎么配得到你这样真挚的情感呢？请你振作些，郑楠！你只要抬起眼睛看一看，周围有不知多少美丽、单纯、聪明、可爱的小女孩子乐于陪伴你。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比我要好一千倍、一万倍。我相信，抛开我，你很快就能找到真正属于你的那份幸福的。”

“唔，是吗？”郑楠凄苦地笑了一下，“也许，你说的对。这个世界上确实活跃着无数个美丽可爱的女孩子。但是在我的眼里，我的心中，满满的装的都是你，你想，我还能再看到谁呢——既然你挡在了她们所有人的面前？”

“这……”

雅筠的心使劲往下一沉。

“请原谅，雅筠，我今天实在太打扰了你，可你也折磨够了

我。想想吧，你那几句不明不白的話给我带来了多大的欢乐！而接下来那一篇清清楚楚的注释又使我受到了怎样的打击！你真的好残忍呵，雅筠。这种由幸福与快乐的顶峰，一下子被推入痛苦和绝望的深渊的滋味，你能想象出来会使人产生怎样的感觉吗？”

“当然，我能。”雅筠禁不住脱口接道，“或许，这滋味我也尝过的。但是，这一切毕竟都会过去的，而过去了，就会变成一种美好的回忆……你说，不是吗？”

“哈！是的。”郑楠惨然而笑，“你真不愧是个非常出色的女记者，对于这种很技巧，很职业化的反问，我难道还能做出否定的回答么？不过，说到底，我仍然应该对你这样耐心地开导我表示衷心的感谢，虽然今天是我一生中最为痛苦，绝望，伤感和悲惨的日子，‘但是，这一切毕竟都会过去的，而过去了，就会变成一种美好的回忆’——你看，我已经记住了你的话，但愿这话不只停留在我的嘴边，也能很快被适应到我的行动中去，否则，我真不知道以后应该如何来面对你……”



二

从几年前开始，雅筠就有了服用镇静剂的习惯。但是今晚，当她把手习惯性地伸向床头柜上放的那只永远装着足够的白色药片的玻璃瓶，在略一迟疑后，又把手慢慢地缩了回来——今夜，她需要失眠。

她的脑子里一直在反反复复地回味着郑楠说过的每一句话——关于他对她的爱；关于幸福的顶峰和痛苦的深渊；关于她挡在了所有女孩子面前，使他再也不能够看到她们……

这所有的一切，都使她感到非常惊心，同时也为之痛心和伤心。但是，她又能对他说些什么呢？告诉他她曾经历过的那场奇异的婚恋，给他现身说法地讲解一番如何度过那情感上的磨难？

“哦，不，不……”

她辗转地摇头，身体烦躁地扭动着，已经维持了许多年的表面上的平静，又被这新的烦恼搅扰得心潮澎湃，泪如泉涌了。

她真的好痛苦，心中幽怨地充满了无奈和哀伤。她不明白，生活为什么总是把最棘手的难题留给她来处理？在十年前，当她还是个纤柔文弱的年轻女孩，正把一腔少女的痴情寄

托在初恋情人的身上,要将自己的一生都托付给他的时候,面对着突然出现的意外情况,她不得不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以超人的毅力和果断,毫不迟疑地拔慧剑,斩情丝,做出了旁人难以想象得到的惊人之举。

的确,她是坚强的,但在那坚强的背后,谁能看到她经历的实际上是一场生死般的考验!从此,她成熟了,那个多愁善感,动不动就流泪的小女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坚强、稳定、独立的女人。这个女人在事业上取得了非凡的成绩,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女性。可是在个人生活上,她知道自己已经与爱情、家庭、幸福……这些字眼儿无缘了,她将永远是个独身女人,守着那一份被深藏心底的不为人知,不为人见的温柔,默默度过自己的一生……

尽管如此,她的内心却是很充实的,因为她有事业做精神支柱,有一个很适合她的,令她感到愉快和亲切的工作环境,有彼此相知相爱的同事和朋友。多年来,他们一直悉心爱护和支持着她,她早已习惯了做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而现在

她开始感到不安,甚至觉得自己是有罪的。

她的身边老响着郑楠凄然而说的那几句话。

“……这个世界上确实活跃着无数个美丽可爱的女孩子。但是在我的眼里、我的心中、满满的装的都是你,你想,我还能再看到谁呢——既然你挡在了她们所有人面前?”

——她真的很内疚。

既是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他对自己痴情一片,为什么不想法给他些暗示,以表明自己的态度,而害他等那么久呢?

自然,她不会接受他这份情感,因为她与顾雨频那场惊